

張大千傳

(四九)

——八德園陸沉

八德園的命運，早在民國五十五年、六年可能已經決定，大千致台北《國語日報》羊汝德社長的信，為民國五十七年仲秋，其間，大千已在美國距舊金山二小時車程的太平洋邊小城卡密爾，物色新居。

他的構想是，八德園沉入水庫前，可以美、巴兩地為家，園景為水庫工程破壞之後，再舉家定居卡密爾。

他在信中告訴羊汝德：

「八德園將被徵用，築為水閘；為時尚遠，至快亦須七、八年後，待其完成，弟之墓木拱矣，故弟不掛心。」

他提到我國駐巴西大使沈君怡、總領事毛起鵬，都為他奔走過，請巴西政府改地興建水庫，以保存八德園。但均無結果。

巴西政府僅答應賠償土地損失，建築物及不能移走的名貴花木，也估價理

賠；能移往他處的花木，願盡力協助搬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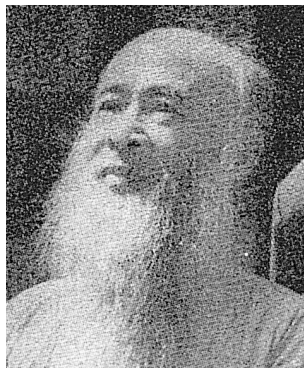
「所不能賠償者，弟精力所積一旦變遷耳。」

感嘆之餘，他又灑脫地表示：

「嘗有小詩云：『平生此外無他望，死葬江南綠水旁』。八德園陸沉為一大湖，汪汪萬頃，朝暮緩步堤岸間，平生之願足矣，當不快哉」（註一）

卡密爾位在加州蒙特瑞半島上，海灘可以游泳，頗像中國的北戴河。各種稀奇的樹木，受當地政府保護，嚴禁砍伐。更奇怪的是，全城沒有門牌，信得到郵箱去取，郵局一概不送。不少中國畫家在這裡開畫廊，授徒和賣畫，許多中國名作家也寓居在卡密爾。

民國四十七年大千曾到過卡密爾，並沒有太好的印象，其後往遊附近的「十七哩遊覽路」——又稱「十七哩海



王家誠

岸」、「情人站」等勝景，印象才大為轉變。

民國五十六年陽曆七月，大千應邀到舊金山史丹福大學展覽並當眾揮毫，八月在卡密爾舉行畫展，不僅使他成爲金山灣區和卡密爾的知名人士，很快地，買東西可以不必付現，到銀行取款，沒有證據也可；就此跟卡密爾結下不解之緣。在七至九月兩個月的停留期間，大千夫婦和孫女綿綿住在友人邱永和開設的「雙樹堂汽車旅館」中，頗有賓至如歸的感覺。五十七年夏天再來時才買下一座洋房花園，命名「可以居」。

民國六十一年農曆新年前，再搬到風景更好的「十七哩遊覽路」國家公園內的大宅院，命名爲「環華庵」。這情形和他初到巴西聖保羅時，先買宅於摩詰城，然後再建八德園情形相似。兩地相隔也是十幾里路。

大千在巴西的友人，多爲養雞或農場的主人，在卡密爾的好友，則爲張學良的留德女婿陶鵬飛和張閻媠夫婦、畫家侯北人、同鄉詩人王天循；大千將王天循幼子長松收爲義子，二人來往益發頻繁。得意女弟子方召麟，大千首次到金山，就住在她家。民國四十六年他在紐約住院醫治眼疾時，多次貽贈長島樟茶鴨，供他解饞的弟子李順華夫婦，也移居到加州。

大千到舊金山前，張學良就有信囑咐女兒和女婿：

「大千是我的朋友之一，希望你們好好招待他，他好吃的很，人非常豪爽，但是有藝術家的脾氣，見到他時，可提我對你們的囑咐。」史丹福和卡密爾畫展，也是由陶鵬飛和友人促成的。

醉心於大千法書的順華，像大千一樣青年蓄鬚，又是一位藝壇的「虬髯客」。大千到達卡密爾之前，順華所編《大千居士己丑後所用印》才出版，「己丑」爲民國三十八年，距此已十六、七年之久，書中收印百餘方，爲名家方介堪、陳巨來、臺靜農、王壯爲等所刻，其中並有數方大千自刻印，可見他對研究大千的熱忱與深入。

大千寄寓卡密爾的兩個月期間，曾前往密西根大學參觀該校舉辦的「石濤畫展」。作品均係向各地收藏者借展，其中《遊張公洞》和《重九圖》，便是借自大風堂的珍藏。

進入會場前，大千受到參加「國際東方學者」會議各國代表的熱烈歡迎。在展覽場中，他這位仿石濤的權威，不但仔細鑒賞每一幅作品，並爲一起參觀的友人解說。臨回卡密爾時，又在會場買了十本《石濤畫冊》，研究和分贈親友。

在卡密爾，雖係客居，大千畫筆並

未閒著，爲侯北人畫〈墨荷〉和〈墨竹〉、爲陶鵬飛夫婦作〈西山閒話〉、爲王天循作〈雙松圖〉，題畫時竟把「天循」誤寫成「天雄」，大千自覺糊塗得可笑。從題詩二首的第一首中，不難看出農曆六月下旬，他已迷上了卡密爾海濱的古松，有意在蒙特瑞半島上，再建立自己的家園。

「偶愛閑行偶拉筇，偶逢佳士許從容；偶然又作移家計，不爲丹砂爲古松。」（註二）

他得知表弟喻鍾烈夫婦，從德國到紐約探親，就堅約他們到卡密爾相聚。鍾烈在〈我的表哥張大千〉中回憶：

「他得知我們已在美國，就堅邀去加州與他相會。那個瀕臨太平洋的小城，四處皆是奇花異木，本身就是一座花園，我日間看他畫畫，或陪他散步，而他總是邊畫邊講，一面走一面談。」（註三）

臨別時，大千寫墨荷相贈；一支挺立的荷花，配上一片殘缺的荷葉，有種蒼涼之感，上題：

「鍾烈表弟分袂三年，頃來訪於克密爾，歡聚數日，又將去西德。別緒不任，寫此黯然矣，丁未夏日爰。」（註四）

大千題款的「分袂三年」，不太正



圖一 八德園內大千葬筆的「筆冢」（局部）

確，五十三年科隆展時參加了鍾烈的婚禮，五十四年秋天，鍾烈偕妻子到八德園作客二個星期，聽園中鳥鳴猿啼，散步五亭湖畔看悠游的天鵝。鍾烈印象最深的是一株枯樹旁凸起的小墓，有石碑一塊，上刻「筆冢」二字，是大千葬筆之所（圖一）

臨別的夜晚，在園中升火，吃巴西烤肉，看孩子們在火光中歌唱嬉戲，直到深夜。

「別緒不任，寫此黯然矣」；卡密爾之別，雖未訂下相會之期，但鍾烈也萬未料到，這竟是此生最後的一面。

△ △ △ △ △

張大千在卡密爾萊克美術館的個展，由於觀眾擁擠，欲罷不能，直到農曆八月才告結束。在現有資料中，無法確知他是否道經紐約返回巴西，僅知他聽說紐約友人張孟休和妻子家華應邀到學校演講及示範國畫時，書法有陳雪屏的單條、橫幅及對聯可供觀眾欣賞，繪畫僅有夫妻的作品出示，不免單調，急需繪畫方面的鑒賞教材。大千即不辭辛勞，以不同筆法和風格繪畫山水、人物、花卉，供孟休夫婦運用。正好山水畫上，題的是他跟孟休談論過的郭熙〈林泉高致〉：

「昔人論畫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但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之為得……」

可能在畫這幅山水畫期間，大千已暗自決定，他未來在卡密爾風光秀麗，到處奇樹異卉的新家就叫作「可以居」。

農曆八月，大千夫婦攜綿綿回到八德園不久，就收到加州李順華寄來新生兒的三朝照片，大千行書橫披為賀：

「遠寄孺書喜溢眉，德門有慶育麟兒，老夫拭目知英物，不試啼聲已自奇。賀順華賢姪生子，即題所寄三朝照像。丁未八月爰翁三巴摩詰山園。」（註五）

農曆十月，又收到孩子滿月的照片，秀髮鳳目的少婦懷抱襁褓中裹著一支如椽大筆的嬰兒，那嬰兒顯得眉清目秀，難怪大千見到三朝照片就說「老夫拭目知英物」。

孩子小名「大痴」；元代山水畫大師黃公望，號「大痴」，意即希望孩子將來像黃公望一樣，人品和藝術造詣，為世人所敬仰。

大千依照照片畫成〈大痴裛筆圖〉（圖



圖二 大千為門生李順華畫〈大痴裛筆圖〉

二），畫上長題祝賀。他和順華祖父、父親俱有交情，眼見四世同堂，大千也巴不得孫輩早日結婚生子。

這一年仲秋之後直至農曆年前，是大千下半年創作力最旺盛的時期，仿高克恭的〈巢雲圖〉、為嶺梅畫的〈秋山夕照〉和〈四季花卉〉，農曆九月作的〈幽谷圖〉、〈瑞士山色〉、〈山雨欲來〉、〈朝暾〉、〈瑞士雪山〉，農曆十二月作的〈芭蕉圖〉、〈瑞士夏山〉等，不勝枚舉。

這些作品仍以潑墨、潑彩為主，但用色用筆都有些新的變化。如〈瑞士雪山〉（註六），全畫以墨和墨藍為主調，但不同以往在白紙上勾以淡墨表現積雪的峰嶺，而改用潑灑流動的白粉。贈高嶺梅的〈秋山夕照〉，仍以墨藍為主調，雲煙上面的遠峰，卻是鮮紅一片，形成十分強烈的配色。峰側有些線條，既不像潑成的，也不像拓印或用筆勾畫而成。類似的技法，以雲波收藏，五十七年夏天所作的〈潑墨山水〉（圖三）最為明顯。細加揣摩，可能注墨點於紙上，再轉動畫紙控制墨點流動成線，同時也可以在預定墨點流經之處塗水，使某些流出的墨線藉水達到自然渲染的效果。感覺上，類似作品技巧雖多，表現力似嫌薄弱。

大千在〈瑞士山色〉上題：

「十數年來予遊瑞士數數矣，頗得其山川性情，信手拈來不必曰此某處也，此某山也，令賞者別具會心。大千真逸爰。」（圖四）

大千晚年這種畫山的態度，有點類似倪雲林題畫竹：

「以中每愛余畫竹，余之竹聊以寫胸中之逸氣耳！豈復較其是與非，葉之繁與疏，枝之斜與直哉！或塗抹久之，他人視以為麻為竹，僕亦不能強辯為竹，真沒奈覽者何！但不知以中視為何物耳！」雲林又說：

「僕之所謂畫者，不過逸筆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娛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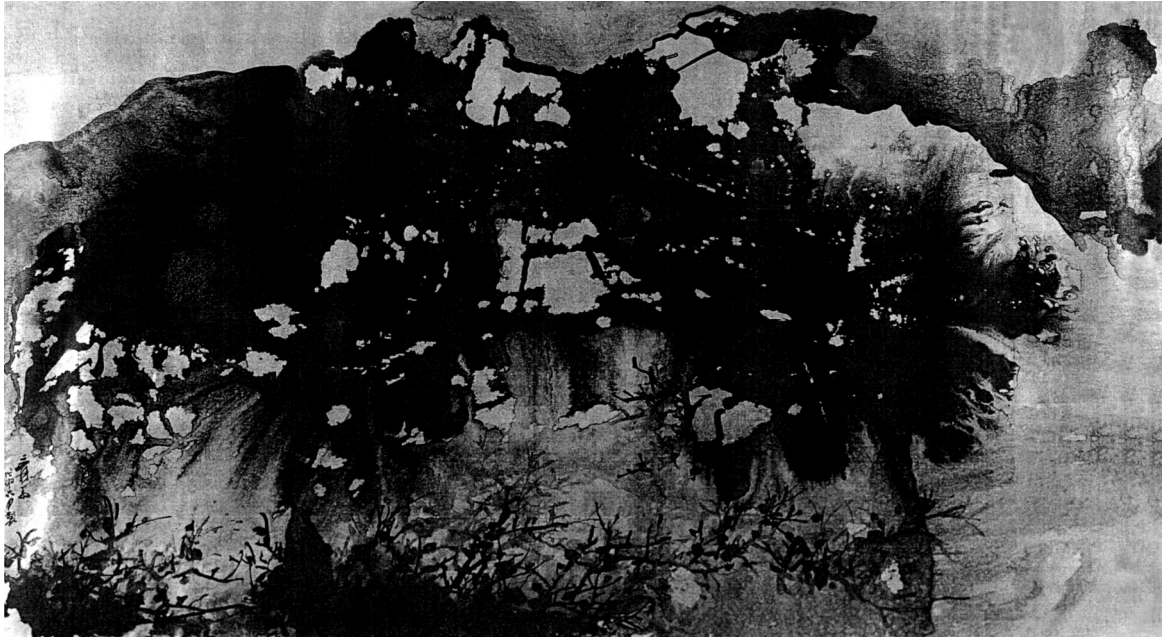
△ △ △ △ △

農曆五月二十二日，大千覆張群信中，言明年末將返台一行。民國五十七年農曆除夕（陽曆一月廿九日），他偕雲波、綿綿飛抵台北，和弟子匡仲英同在目寒家中度歲，並合影留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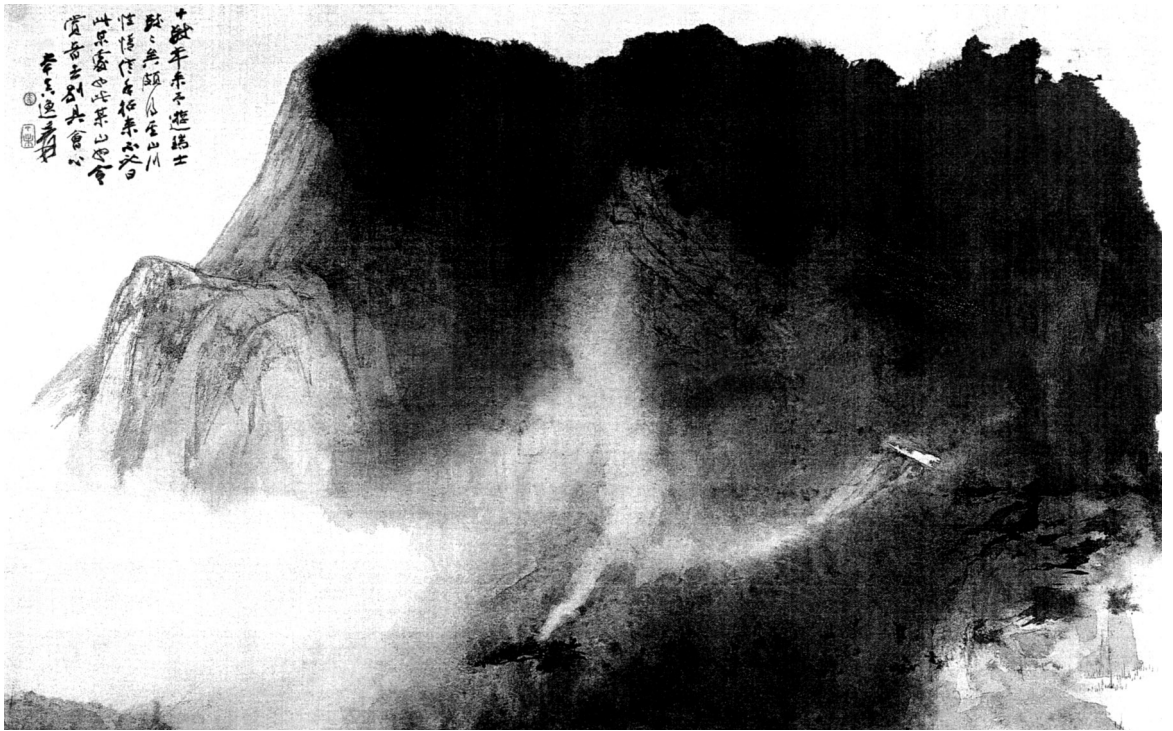
此行，他準備了一幅〈松下老人〉和〈荷花圖〉，作為贈蔣夫人宋美齡的新春賀禮。

三十八年底從成都撤退前夕，大千在成都軍校經張群介紹和蔣總統匆匆見過一面。

大約民國四十三年，國安局長毛人



圖三 大千以特殊技法為雲波作〈潑墨山水〉



圖四 大千自言畫山水在得山川性情，不在於山形山貌

鳳對溥心畬轉達宋美齡夫人有意拜師學畫。但因拜入溥門必先行拜師大禮；而溥氏不欲到官邸授課，溥氏居於台北臨沂街陋巷，夫人前往習畫，安全不易維護，於是欲改從大千學畫。

其時大千已移民巴西，很少在台灣，此外大千和心畬一樣，堅持以古禮拜師，遂推薦好友黃君璧給宋美齡夫人。大千曾在〈致郎靜山先生〉手札中寫：

「君璧已與言明，當為介紹與蔣夫人也。」（註七）

蔣夫人雖跟君璧習畫，但不減她對大千作品的欣賞和愛好，有時請君璧轉請大千為作扇面；大千一篇未署年的〈答黃君璧先生〉手札中寫：

「總統夫人令作便面，逡巡至今，非緣懶散，實以此耳（按，指目疾，作小畫不方便）。致勞吾兄督促，無任悚息，頃勉為寫山水，至不洽意，又以戰前自製（按，可能指扇面），另寫荷花，仍感不堪，是正諺云：醜媳婦終當見公婆，汗顏寄上，幸恕其滯也。」（註八）

信中既然說是「寄上」，表示並非面贈。不過戊申年的新春賀禮，也是一幅山水、一幅荷花。

大千夫婦和綿綿返台數日之後，夫人在官邸設茶點招待。大千、雯波面前

的茶几上，擺設著茶點，坐在沙發上的夫人摟著綿綿親切地問話。隨後夫人請大千進入畫室，看她的作品，和特殊設計與國畫桌不同的，可以支起以便站著揮毫的畫案。夫人請大千揮毫示範時，八十高齡的蔣總統步入畫室，見到大千垂胸白髯，以為年紀當在自己之上，親自端把籐椅請大千坐下，並問：

「老先生高壽八十幾？」

大千聽了，心中不安，連說：

「有罪、有罪，今年剛剛七十。」

蔣總統見誤把大千稱為老先生，也不禁大笑。

大千以前就欣賞過宋美齡在日本便利堂精印的兩本畫冊，如今再鑒賞到真蹟，對夫人繪畫的表現，讚賞不已。

稍後又在蔡孟堅家中見到蔣夫人贈蔡氏的山水畫，拈筆題跋：

「峰巒渾厚，草木華滋，大而能秀，細而不纖，寫生妙手也。孟堅以總統夫人法繪見示因題。」

民國六十一年冬，大千在舊金山狄昂博物館舉行「張大千四十年回顧展」（按，展出民國十七至五十九年作品）。揭幕後和孟堅同車返卡密爾時，又談到蔣夫人的繪畫造詣：

「台灣畫家雖多，但很少有人比得上蔣夫人繪畫天才，她動筆有魄力，筆下

有靈感，須知繪畫求生不求熟，熟了每繪相同，成爲畫匠，蔣夫人甚得此妙訣，但我這幾句話，千萬勿向他人道及，如傳到台灣一些同道耳朵裡，會罵我自詔上之嫌，使我就無法與他們交往了。」

由於大千囑咐，直到他逝世後，孟堅才在〈追憶張大千先生一些真言真事〉文中，透露前述大千與蔣氏伉儷交往的過程（註九）

天雨綿綿的正月，大千夫婦又一次往游橫貫公路。這次陪游的人很多：目寒、孟堅、高嶺梅、匡仲英、數月前喜獲麟兒的李順華夫婦，連大千夫婦總共八人。

依舊從花蓮出發，經太魯閣一路前行，置身觀瀑台上，轟雷一般的瀑布，飛奔而下，氣勢萬千，大千頓時想到喜愛畫瀑和觀瀑的黃君璧，可惜沒有同來，乃口吟一絕：

「遙空一擲轉奔雷，尋得家源忍便回，乞我胡麻天共老，只憐君璧不同來。」

到達天祥時，天雨不止，大千偶而冒雨到崖邊觀看暴漲的澗水，多半坐在客館中賞雨。他請嶺梅拍下漂浮雲霧間瞬息萬變的山峰，留作繪寫雲山的粉本。並想到三年前來游時，梅花盛放，

曾作看梅詩贈目寒，中有：

「總爲看山兼看汝，不辭一歲一來歸。」

但諸事繁忙，三年過去，空負看梅之約。轉瞬兩人已是六九、七十的高齡，白頭好友，不意在連夜風雨中對床而眠，他賦贈目寒一絕：

「看梅已負三年約，乍喜歸來見惠連，春草池塘無好句，白頭風雨對床眠。」

他拈毫以米元章落茄筆法爲孟堅寫雨山時，又想到王壯爲一再推薦過的天祥溫泉勝地，這次怕是無緣往游了。雯波說她聽雨聽煩了，有些神魂不定，他以詩回敬：

「三年作別勞魂夢，落抱成團此破顏，又被山妻頻送語，老奴恣意擁煙鬟。」後識：

「天祥坐雨，博荊人發笑。」

蔡孟堅談起大千當年苦追雯波的往事，眾人雖曾風聞，但由和大千相交二十五、六年的友人談起，分外有趣。

十八歲的雯波，據說是心瑞的同學，仰慕年近知命的大千，想要拜師，不意被他婉拒，心中感到挫折。不過，大千卻允許她登堂入室，看他揮灑，聽他說古道今。雯波知道大千住處沒有防空洞，表示姑母家有寬闊的防空洞，邀

他空襲警報時前往避難。

此後，大千無論有無警報，每天都去「避難」。爲了去時也能作畫，索性在雯波姑母家設下畫案；大千著名的〈文會圖〉，就在這裡完成。

這段往事，大千常在友人面前提起，只是他講故事很隨興，有的只講片段，情節也不盡相同，不若孟堅說得生動。

至於三十七年秋天，在北平養病的楊宛君回到成都，從繼嫂楊浣青口中得知情變時，大爲震驚，待發現雯波已有身孕，則更爲沮喪；這些「只見新人笑，不見舊人哭」的情節，孟堅自然不便說。

此外，孟堅經常贊揚雯波美麗、優雅和賢淑，稱道她對黃凝素子女的愛護和包容；尤其對大千無微不至的照顧。

「她陪伴大千作畫，日夜不分，當大千晚年歲月，將大千應計時服的各種藥片置於她提包中，決無一次差錯。」（註十）

大千對愛徒李順華夫妻的恩愛表現，無論天涯海角永遠攜手同游，十分欣賞。當兩小離山時，特別賦詩以贈：

「孝郎才調最風流，佳婦同攜萬里游，我欲贈君京兆筆，畫眉不畫遠山愁。」詩後識：

「既別橫貫公路，雨中回望遠山，賦示順華、雪梅夫婦。」（註十一）

文註：

- 一、《張大千先生詩文集》卷八頁十六〈致羊汝德先生〉。
- 二、《張大千先生詩文集》卷三頁二六一。
- 三、《張大千生平與藝術》頁一八一。
- 四、《張大千先生詩文集》卷七頁一四三。
- 五、《張大千書畫集》集七圖四七。
- 六、《張大千九十紀念展書畫集》圖八九。
- 七、《張大千先生詩文集》卷八頁三。
- 八、《張大千先生詩文集》卷八頁七。
- 九、十、關於大千贈畫給蔣夫人、蔣總統錯估大千年齡，及抗戰末期大千藉躲警報之名苦追徐雯波各節，均見《傳記文學》卷四一期六頁六三蔡孟堅文。
- 十一、兩中游橫貫公路各詩俱見《張大千先生詩文集》卷三頁一八一～一六五（戊申元月游橫貫公路十絕）。

圖註：

- 一、《五百年來一大千》頁四三。
- 二、《張大千書畫集》集七圖四八。
- 三、《張大千九十紀念展書畫集》圖九一。
- 四、《張大千九十紀念展書畫集》圖九〇。

